

山顶海拔800多米。逃离了天天40度的高温,此时坐在院子里,有山间的凉风吹来。山峦很远,星空很近。孩子说:“我使劲一跳,就抓着星星了。”

大娘拿来葡萄大小的金黄色的小柿子。说:“这品种在村里是独一份,种子是杨老师给的,他夏天来我家避暑,有三四年了。”

这小柿子,早餐餐桌上就摆了一盘,吃起来甜鲜,饱含水分。

大娘叨叨着:“他还给了南瓜种,现摘的瓜炒来吃,又甜又糯,别家没有。杨老师人好,种子都不收我们钱,每次给他东西,他都不要。”

现在,杨老师就坐在我身旁,听了这话,脸上有点受不住,脸腆了起来。周围坐了一圈避暑的老人。

杨老师不是“老师”。他的身份是老板,在外地开着一家生产地板的企业。身材修长,戴着眼镜,说话不疾不徐,举止儒雅。

令大娘入心的是,他送了种子,还一招一式教她西红柿、南瓜该怎么种、怎么养护。乡里人最尊敬的“老师”两个字便脱口而出。也有人叫“杨教授”的,但大娘不知“教授”的分量。“老师”是“先生”的别称,叫着亲切。

避暑团的“团长”,与老杨是黑龙江省同江市一个生产队的“插友”,说起几十年前的患难兄弟,又露出了东北农村的“屯子音”,好像正在村里的巷口与老乡聊天。

插队知青都有凌晨三点起床干活,擦黑回家土灶做饭的苦日子。老杨26岁时放下锄头,当了副乡长。常常步行几十里地去村里蹲点。住村民家,吃百家饭。那时穷,钻进农民的被窝里,浑身痒痒。村民也没有大米白面“讨好”这个后生小官。顿顿高粱米、大碴子,不见荤。一蹲几十天。乡亲们

杨老师

宁白

的穷苦和情谊,却一直埋在老杨心里。回想起自己的青春时光,他说,同江百姓帮助我一点点成长,对我有恩,我不能忘。

有人刷出手机照片给大家看,是回访同江的知青昨天传来的。

村民开着车在同江县城卖哈密瓜,丰收了的同江哈密瓜堆得老高。东北小伙一高兴,挂车上的红底白字透出了心里的喜庆,路过的人,呵呵笑着,捧两个瓜,过秤。

从没听说,黑龙江边的同江县出产哈密瓜。另一张照片,说出了缘由:老杨回城后,前几年,投钱在当地盖了塑料大棚,又引入了哈密瓜种子,教他们种植。大棚旁,立下碑,印上了老杨年轻时的照片,旧衣、长发,疲惫中透出英气。那几座大棚被称为“知青大棚”。

有人问:“你搞的是地板生产,怎么懂农事?”他说:“只要你想搞,都能搞成,网上有的是这些知识,又有各种群,加入,啥问题都解答了。”

“团友”调侃:“我看你一早就在路边的菜地里转悠,对土疙瘩的感情深啊。”

从地板自然说到住房。围坐一圈的人,买的房子都涨了,有涨了七八倍的,脸上洋溢着喜气。老杨在好几个城市里有别墅、有公寓。说到涨价,却颇有些激动:“我最反对房子涨价,如果有人要买我涨价这么多的房子,我会感到内疚。”

此话一出,每个人都看着老杨,不响了。一定有人不解、不信。似乎不是尘世间的言语,是天外飘来的动听的音符。

我曾听他说过,看到大马哈鱼为产仔,

逆流而上,产仔后全身通红死于河滩,很感动,从此不再吃大马哈鱼。我也听他对大家说,考察一个人,要看他是否愿意为社会服务,而不是仅仅老想着自己那点事。他的祖父,在一百年前,著有一书,专写人在社会中的行为规范,几年前,此书由商务印书馆重印。

在酷暑天的山顶,听一个有着悲悯情怀和乐施社会的男人表露心语,犹如感受很近的月亮,洒下的那一片清冽的光,令人舒坦而安宁。这世界,除了竞争引发的喧嚣,也还有善良和沉静的思考。

“农家乐”客厅里,玩麻将和扑克的人嚷声一片。在一个角落,我曾问他:“你经历过生活的起伏,也看到过社会的一些暗处,为什么还愿意这样帮助人,愿意对这个社会表达善意?”

他顿了顿,清晰而温和地说:保持初心。这时,院子里有两个孩子跑了过来,七八岁的小男孩跑在前,四五岁的小女孩追在后。在男孩的奶奶面前站定后,小女孩说:“小哥哥,我哪里做错了?你告诉我,我会改的,我还要和你玩。”稚气的话,一字一字地柔声说出,老杨被逗乐了,面对小女孩的目光专注而虔诚。也许,他未泯的童心与女孩融合在了一起。

女孩的纯真,是与生俱来的,是人的初心。只是有人在经历了人世间的打磨后,初心被染上了各种色彩。“保持初心”,老杨说的时候很轻,如心声。我知道,老杨讲的初心,就是纯真和善良。这初心,七十多岁的老杨,以自己的固执,在坚守。

不知什么时候,一口一声叫着“杨老师”的大娘,已经回屋睡觉了。群山静穆,圆月悬于蓝黑的苍穹之上,眼前开阔而辽远,这是一幅圣洁的画……

这是初夏里的一天,我在一块很气派而典雅的草坪上见到了一株苹果树,倘若你不去注意那个木牌上的解读,也就是一株平常的树,假设在旷野之中,它也会孤独、寂寞、无声地活着,与所有在原始森林的树一样,谁也不会特意关注它。然而,这是在上海名声显赫的科学会堂,在高贵无瑕如翠枝玉叶的草坪上,一圈用洁白的木栅栏护着的小树,一块蓝色的木铭牌上写着:牛顿苹果树 2024年3月25日落户上海科学会堂。

我曾在英国剑桥大学,从国王大道去过毗邻的圣三一街,见识过三一学院的前门,迎门的墙面和窗沿都已斑驳呈苍老的土灰色,显出亨利八世兴教的悠远历史,那里有一棵低矮的苹果树,枝叶翠翠的,主干与分枝并不强大,但,这树正是“牛顿苹果树”,一枚落下的苹果砸了牛顿的头,使他有了一丝的领悟,提出了万有引力的物理学说。这苹果是否真的砸在牛顿的头上,这并不重要,也许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个传奇故事。我见到的“牛顿苹果树”也不是原株,原株在牛顿家乡英国伍尔索普庄园,已有四百多岁树龄,英国女王给它竖立了保护标牌。所见的树是从原处嫁接移植而来。

这个传奇故事的象征“牛顿苹果树”来到中国,是2014年以杨福家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们发起了“引种牛顿苹果树”的倡议。十年之后,“牛顿苹果树”嫁接成功,落户上海科学会堂,并拥有双重身份验证,一份是英国国家信托基金会给予的“出生证”,一张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颁发的“身份证”。

我有幸在上海科学会堂重见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见到的“牛顿苹果树”。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到来了。我们一群人欣喜地围拢在“牛顿苹果树”四周,我们是一群编撰“院士少年成长书系”的编者与作者,为少年儿童传递科学精神而汇聚在一起,我们在“牛顿苹果树”前留下了难忘的合影。

“牛顿苹果树”揭示了一条探索科学的真理:“科学需要有童心有幻想”,然后把童心的幻想变为真正的现实。当我站在科学会堂爱因斯坦的视屏前,想起爱因斯坦老年之后还葆有童心,夜晚看天上的星星,幻想星空世界,他还不知疲倦地恋恋儿时的玩具。当我站在科学会堂的一面院士墙下,我满目是院士星光,这灿烂的光焰中,有多少童年的幻想,变成了今天令人赞叹的成就。我们编创人员按照这个思路,构想去规划着、努力着、实现着。每位作者都对敬仰的院士们用恰到好处语言给院士们画像,称赞院士们对国家科学事业的特殊贡献为“小草之光”“东方明珠少年”“生命之钥”“清贫的牡丹”。

在我们这群人即要离开草坪上“牛顿苹果树”时,惊奇地发现树的枝杈上花苞绽放了,花色粉白中透着浅红,娇柔迷人。

初夏的花,开得多美呀!我蘸一滴“牛顿苹果树”花色,写下这篇序。本文为“院士少年成长书系”(上海教育出版社)序,有删节

一株苹果树

张锦江



一轮明月林梢挂 忘形共说清闲话

(中国画) 李知弥

很小的时候,就读过唐朝诗人杜牧的这首《过华清宫绝句三首·其一》:“长安回望绣成堆,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

“无人知是荔枝来”,不仅是千古名句,也隐藏着一个个谜团——在保鲜技术极为有限的唐朝,荔枝是怎么从相距约五千里的岭南来到都城长安的?

擅写历史题材的“鬼才作家”马伯庸,精准地抓住了这个很多人的疑点和痛点,写了部小说《长安的荔枝》,为读者描述了一场详尽神奇的荔枝转运之旅。

故事的主角叫李善德,是个年过不惑的小官吏。他在京城奋斗了好些年后,买了一处房子,虽然

是贷款的,但终究让一家人有了落脚之处,他为之骄傲。然而,第二天,李善德就被上司灌醉,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,糊里糊涂接下了一个烫手的热山芋——“荔枝使”,工作职责是在杨贵妃的生日之

有人知是荔枝来

王文敏

前,运来新鲜荔枝为其贺寿。

荔枝,可不同于一般的水果,“一日色变,二日香变,三日味变”,长路漫漫,险阻重重,这分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!李善德酒醒之后,吓出一身冷汗,觉得自己算是完了,就找了两个挚友韩承、杜甫喝“诀别酒”,并托付他们在他们死后照顾自己的妻

儿。席间,富有浪漫情怀的诗人杜甫鼓励他,既然终有一死,不如拼力一试,看看绝处能不能逢生?

李善德真的去试试了。他绞尽脑汁,费尽心力甚至差点搭上性命,终于在贵妃生日之前,把新鲜的荔枝运到了长安,让贵妃饱了口福。至于他是怎么纵横千里、克服艰难险阻,把这件事做成的,这里就不剧透了,这正是全书的看点之一,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去读一读。

成功地运送了荔枝之后,李善德并没有在京城长安升官发财,而是全家被发配到岭南,不仅可以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,还不与他鄙视的贪官污吏同流合污,这正合李善德的心意,也在日后让他避开

那时候,夏天使起性子,可真是毫不温曦的。

我家窗户旁边的老柳树,没几天就给晒得卷了叶,树皮焦褐,知了躲在里面叫得呼天抢地。火车道攒了一冬的锈渍,不知是给晒进了大地还是飘上了天空,总之灰飞烟灭了。铁轨泛着铮亮的白光,好像手脚一搭上就会烫出水灵灵的大泡。整个楼的木窗框都晒起了皮,木纹干裂出一道道口子,像修自行车老头皴裂的手指。白天吞掉了一部分黑夜,家家户户要么留个门缝,要么敞着窗户,声音、气味和事件就钻孔而入了——谁家的猫当天要临盆,隔壁做了哪样饭菜,哪对夫妻拌了口角。天气一热,整个楼就像古老亲切没有秘密的原始部落。

那是夏天,空调还没出现,电风扇身后藏着会跑步、会伸手要钱的“电”字。绿皮火车每天吭吭哧哧在楼后面来几趟,去几趟,楼里的孩子却都没去过远方。

于是我们都以为,我们的夏天是最热的夏天,我们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。我们在苏联人留下的没等建成就荒废了的工厂遗址虚度时光,享受夏天给我们的馈赠——绿色的枝条、树叶、乌拉草,绿色的杏子、龙葵、刺刺秧,绿色的飞鸟、蚁洞,还有流着绿血的虫子。我们贪恋、挥霍这一切,却又效仿着不知从哪听来的口吻——烦死了,热死了,这

下火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?

我们年幼无知,自相矛盾,常常一起羡慕不怕热的老人,为漫长得看不到尽头的炎夏忧愁。

直到我看到那个人。是在父亲医院,抢救室门口。太阳在头顶下着火,把小人书摊上的塑料布烧出了窟

我听见了夏天的寂静

杨逸

窿。我放下《封神演义》,一头扎进父亲单位狭长的走廊。远远看见抢救室门口堵满了人,浓重的汗味儿几乎把走廊变成了澡堂子。

我已经记不起人们的七吵八嚷,只记得嘈杂、溽热、焦急和一张张脸上油亮的汗水。人们的焦急反而把担架上的男人挤在了了一旁,他脸色灰白,盖着脏兮兮的白被子。棉被以外,他土灰色的嘴里发出密集的叩齿声,像在拒绝什么,又像被什么力量控制了。

冷,冷。我总算听见他说。只有他和我被挤在人群外面。我想着近在窗外的太阳、塑料布的窟窿还有自己快要晒暴皮的,不知道他的冷来自哪里。

冷,冷。他还在呻吟就被推走了。走廊里的人都在哭诉他的伤情,说他疼得牙齿止不住打战。他们都没听到他说冷。

当天晚上,父亲告诉我,这个从脚手架摔下来的人,没有再从白被子里走到骄阳下面。“每个夏天都是一些人最后的夏天。”父亲说着,我耳朵里那个冷字纵身一跃,满走廊的泣咽都流成了我的悲伤。

那时我七八岁的光景,在他人的哭泣中,我听到了夏天的寂静。我开始珍惜夏天,珍惜不怕热的亲人——侍弄花草的祖母、为全家人煮绿豆汤解暑的大汗淋漓的母亲,坐在写字台旁安静读书的父亲。我学他们的样子,为农民的庄稼也为脚下耐寒的土地期待短暂的炎热,为世间生命珍惜热烈的阳光、晒黑的皮肤、咸涩的汗水。

我变得安宁,哪怕是最热的天气。后来的那么多年,在每一个宝贵的安宁里,我打开窗户请进风,读书写字,也侍弄花草,偶尔煮点绿豆汤。每当这种时候,我都感觉自己还是生活在亲人身边的那个北方小孩儿,穿堂而过的风像祖父的大蒲扇,摇来厨房里三伏天蒸大馒头的腾腾热气。

十日谈

心静自然凉 责编:殷健灵

奇特浓郁的花香,让凝固的空气一下子化开了。

了一场大祸。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屡试不爽。为何《长安的荔枝》这本书一面世,就受到众多读者的追捧?窃以为原因有三——

首先,虽然是小说,但作者写得很有画面感,再加上情节紧凑、逻辑严谨,还顺畅解答了很多人心中的疑惑——荔枝到底是怎么来的,引人入胜,读来非常过瘾。

其次,李善德虽是个虚拟的古人,但却和现实社会里的“打工仔”极为相似。他们怀揣梦想、勤勤恳恳、营营役役地生活着、工作着,以为离梦想近了,殊不知厄运猝不及防地降临之后,梦醒了,心也碎了,就连连都没有地方可逃……蝼蚁般的小人物,在命运巨大凌厉的虚拟的古人,但却和现实社会里的“打工仔”极为相似。他们怀揣梦想、勤勤恳恳、营营役役地生活着、工作着,以为离梦想近了,殊不知厄运猝不及防地降临之后,梦醒了,心也碎了,就连连都没有地方可逃……蝼蚁般的小人物,在命运巨大凌厉的

